四庫全書

史部

通典卷七十九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三十九 凶一

大喪初崩及山陵制 并為周以下親哭及不視事附○周 前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陳 大唐

周代尚書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成王也有

疾故不悅懌禮僕人扶右射人扶左僕人射人皆平常時贊正君服位者始崩太僕戒鼓傳達於四方內宗掌序哭者次序內外宗及命婦哭位外宗叙外內朝暮哭者次序內外宗及外命婦世婦掌比外內命婦之朝暮哭不敬者而呵罰之呵譴也小宗伯懸縗冠之式於路門之外太僕掌懸喪首服之灋於宮門首服之法謂免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懸其書於宮門示四方三日祝先服祝佐含斂先服五日官長服官長大夫士七日國中男女服庶人三月天下服諸侯之大夫也孔頴達曰服服杖也祝佐含斂先服故先杖也然云祝服故子亦三日而杖也五日官長服者大夫士也七日國中男女

服者謂畿内民及庶人在官者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逺者為言耳宫正掌授廬舍辨其親踈貴賤之居廬倚廬也舍堊室也親者貴者居倚廬踈者賤者居堊室○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置墉中望外内張綿絮以郭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纒以皓皮四方置墉中主居其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墉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埳中帝初登遐朝臣稱曰大行皇帝風俗通云俗説易稱四海為家雖

都二京巡有方嶽文曰行在所由以行爲辭天命有終往而不返故曰大行天子新崩梓宮在殯太子已即位存亡有別不可但稱皇帝未及定謚故曰大行皇帝宮車晏駕周康王一朝晏起詩人深刺如今崩殯則爲晏駕其喪葬儀無聞魏孫毓曰禮記告喪曰登遐告訃之辭也或曰大行之稱起於漢氏漢書曰大行在前殿又曰大行無遺詔此即非告訃之辭謚法者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初崩未謚而嗣帝已立臣下所稱辭者宜有異故謂之大行言其有大德行必受大名若稱謚也文帝遺詔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具喪期篇無禁取婦嫁女祠

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跣絰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無以布衣車及兵器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也無發民哭臨宮殿中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川流不遏絶就其水名以為陵號歸夫人以下至少使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七子八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絶人類令中尉亞夫為車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軍以備非常郎中令張武為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填瘞事師古曰穿壙出土下棺已而填之又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反還也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藏郭穿復土屬將軍

武師古曰即張武也賜諸侯王以下至孝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每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栢黄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劍戶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以營陵餘地為西園后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為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後漢志

皇帝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黄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黄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黄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啟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

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綿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漢舊儀曰帝崩含以珠纒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為縷腰以下以玉為札長一尺二寸半為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縫諸衣衿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斂飯含珠玉如禮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含以玉槃氷如禮大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也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漢舊制發兵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為大信也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

表裏洞赤𧈅文畫日月烏龜龍虎連壁偃月牙檜梓宫如故事大斂於兩楹之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陛左右廂中黄門持兵陛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賔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四姓諸弟子立學號為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

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女以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駔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鄭司農云駔外有捷盧也謂珪璋璧琮琥璜皆為開渠為眉瑑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疏讀為沙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鄭玄註曰衽小腰太常上太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

即日即天子位於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㑹如儀太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座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黄門掌兵以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宫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㑹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㑹天下吏民發喪

臨三日先葬二日皆旦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佐吏以下布衣冠幘經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以葬喪期依前漢制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可葬儀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裏以葦席巾門喪帳皆以簟車皆去輔輶疏布惡輪走卒皆布褠幘太僕四輪輈為賓車大練為屋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

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黄腸題湊便房如禮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黄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斿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旐曰天子之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為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啟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

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黄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太史奉哀策謚進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謚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於廟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

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大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絲叅繆紼長三十丈大七寸為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幡侯司馬丞為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渝擢歌者六十人為六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賔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

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直九賔東北面西上皇帝白衣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黄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為明器知喪道矣備物而

不可用也鄭玄註既夕曰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為上也筲八盛容三升鄭玄註既夕曰筲畚種類也黍一稷一麥一粱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一鄭玄註既夕曰屑薑桂之屑黍飴載以木桁桁所以庋苞屑甕瓶也覆以疏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桁覆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軒輖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衛既夕曰翭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曰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生時翭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笴長而羽其一翭音候彤弓一卮八牟八豆八籩八彤方酒壺八槃匜一具鄭玄註既夕曰槃匜盥器也杖几各一蓋一

鍾十六無簴鎛四無簴爾雅曰大鍾謂之鏞郭璞注曰書曰笙鏞以間亦名鎛磬十六無簴禮記曰有鍾磬而無簨簴鄭玄曰不懸之也壎一簫四笙一箎一柷一敔一琴六瑟一竽一筑一坎侯一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平笙竽備而不和干戈各一笮一甲一冑一既夕謂之役器鄭玄註曰笮矢箙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玄註禮記曰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鐏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

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

半塗上欲下昱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奈何冒危險不以義割哀上即還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輦苦耕切騎皆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几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以下皆去麤服服大紅還宮返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虞禮畢祔於廟如禮先大駕日游冠衣於諸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醳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醳小紅

服纎醳纎服留黄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黄冠百官衣皁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禄勲備三爵如禮及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於祖廟如儀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長樂宮太后所居在西京後漢都洛陽無長樂宮或是當時便循舊名為太后耳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合葬羡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至羡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

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以篋笥藏宫殿後閣室永平七年陰太后崩詔曰柩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黄門鼓吹三通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黄門宦者引以出宫省太后䰟車鑾輅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導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熹鄧后葬按以為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魏武

王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先自
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
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黄初二年文帝又
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椑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為
體無封樹無立寢殿無造園邑此詔藏之宗廟明帝時
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大行尚書孫毓奏武宣皇后崩
未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侍中蘇林議皇后皆有謚
未葬宜稱大行臣以為古禮無稱大行之文按漢天子

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不返之稱也未葬未有謚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至於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宜直稱皇后詔曰稱大行者所以別存亡之號故事已然今當如林議稱大行景初中明帝崩於建始殿殯於九龍殿尚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謚告四祖祝文於高皇稱玄孫之子云何王肅曰禮稱曽孫某謂國家也荀爽鄭玄說皆云天子諸侯事曽祖以上皆稱曽孫又訪按漢既

葬容衣還儒者以為宜如文皇帝故事以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令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褻服可隨所存至於制度則不如禮孔子曰祭之以禮亦為此也諸侯之上服則令服也天子不為命服然亦所以命服之上也按漢氏西京故事月游衣冠則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褻衣也尚書又訪容衣還羣臣故當在帳中常填衛見王肅曰禮不墓祭而漢氏正月上陵神座在西序東向百辟討吏

前告郡之穀價人之疾苦欲先帝䰟靈鬧知時蔡邕以為禮有煩而不可去事亡如存况今無墳衛之禁而合於如事存之意可見於門内拜訖入帳臨乃除服○晉尚書問今大行崩含章殿安梓宫宜在何殿博士卞榷楊雍議曰臣子尊其君父必居之以正所以盡孝敬之心今太極殿古之路寢梓宫宜在太極殿依周人殯於西階既殯之後别奠下室之饌朝夕轉易諸所應設祭朔望牲用宜所施行按禮具答榷雍議按禮天子日食

少牢月朔太牢喪禮下室之饌如他日宜隨御膳朝夕所常用也朔望則奠用太牢備物又問按景帝故事施倚廬於九龍殿上東廂今御倚廬為當在太極殿下諸王廬復應何所摧雍議按尚書顧命成王崩康王居於翼室先儒云翼室於路寢今宜於太極殿上諸王宜各於其所居為廬朝夕則就位哭臨按禮天子七月葬新議曰禮無吉駕象生之飾四海遏密八音豈有釋其縗經以服玄黄黼黻哉雖於神明哀素之心已不稱矣輒

除鼓吹吉駕鹵簿孫毓駮尚書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
文物權用吉禮又禮卜家占宅朝服推此無不吉服也
又巾車飾遣車及葬執蓋從方相玄衣朱裳此鹵簿所
從出也今之吉駕亦象生之義凶服可除鼓吹吉服可
設而不作摯虞曰按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
鼓吹新禮無吉駕導從之文虞按禮葬有祥車曠左則
今之容車也春秋鄭大夫公孫蠆卒天子追賜大輅使
以行禮又士喪禮有道車乘車以象生存此蕪有吉駕

明文既有吉駕則宜有導從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其鼓吹宜除銘旌建太常畫日月星辰杜云九仞旒委地以白練杜元凱喪服要集云遣車易以轝牀轝奠祭之具及器藏物皆覆日一入臨内官朝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東晉成帝咸康七年皇后杜氏崩詔外官五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栢歷門號明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門栢歷大為繁費停之按蔡謨說以二瓦器始死之祭繫於木裹以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為重今之凶

門是其象也禮記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為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門之外以表喪俗遂行之簿帳即古弔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陵中唯潔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為挽郎詔又停之○宋崔元凱喪儀云銘旌今之旐也天子丈二尺皆施跗樹於壙中遣車九乘謂結草為馬以泥為車疏布輤四面有障置壙四角以載遣奠

牢內斬取骨脛車各載一枚○陳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尚書左丞庾持云晉宋已來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太廟奏策奉謚梓宮將登轀輬侍中版奏已稱其謚皇帝遣奠出於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代策文猶稱大行皇帝請明加詳正國子博士知禮儀沈文珂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轀輬版奏皆稱其謚皇帝登轀輬伏尋今祖祭已奉策謚哀策既在庭遣祭不

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書藏於玄宮請依梁儀以傳無窮詔可○大唐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令依漢長陵故事務存崇厚時限既促功役勞弊祕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明珍寶異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均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

大夫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為無窮計也孝文悟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歴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

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畧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藏骨為衣衾足以朽肉而已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玉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喪亂以来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是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

知將不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今為丘壠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人但見高墳大冢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為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卜地勢既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書今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

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為墳壠
又以長陵為法非所依也伏願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
書奏不報虞世南又上䟽曰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
近者十餘歳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
造數十年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漢家大郡五十萬户
即日人衆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致疑也
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太宗乃令中書侍郎
岑文本謂曰朕欲一如遺詔但臣子之心不忍頓為儉

素如欲稱朕崇厚之志復恐百代之後不免有廢毀之憂朕為此不能自決任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於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付所司詳議以聞司空房𤣥齡等議曰謹按高祖長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為陵竊以長陵制度過為宏侈二文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為成式實謂攸宜伏願仰尊顧命俯順禮經詔曰朕既為子卿等為臣愛敬罔極義猶一體無容固陳節儉陷朕

於不義也今便敬依來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通典卷七十九

通典卷八十

唐　京兆杜佑君卿　纂

禮四十　凶二

總論喪期　虞　殷　周　前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後魏　後周　隋　大唐

易云古者喪期無數賈公彦曰此黄帝時也是以其心喪終身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按唐虞雖行心喪更三年為限三王乃制喪

服○殷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檀弓云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鮮怪之也讙喜悦也言乃喜悦則民臣望其言久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冢宰天官卿貳王理事者也三年之喪使之聽朝喪服四制曰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周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

家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祝雍作頌又春秋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既葬則無此稱此皆既葬除喪之證也○漢文帝遺制革三年之喪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顏師古曰令謂此詔文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曰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

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行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喪期之制自後遵之不改宣帝地節四年詔令百姓或遭縗絰凶災而吏徭事不得葬傷孝子之心自令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徭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成帝時丞相翟方進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自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典然而原涉行父喪三年名章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為宗室儀表是以喪制三年能行者

貴之矣及平帝崩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吏六百石已上皆服喪三年莽母死但服天子弔諸侯之服一弔再會而已令子新都侯宗服喪三年及元后崩莽反自服三年顛倒姦繆若此○後漢鄭玄云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又曰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注引孝經說云言不文指士人也陳鑠問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乃讙此則所言也又喪大記云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言公事不言家事此天子諸侯俱有言矣而獨謂臣下上句云不言而事行者杖而起注云謂

卿大夫也孝經云言不文指士人也義似不同引之何明趙商荅曰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而事成者冢宰存也雖亦有所言但希耳至於臣下須言而辨為可謂言但不文耳各有所施不相妨也言臣下時所包者廣孝經云士人注引之者欲微見其小異其大趣亦同也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矣建元元年尚書孟布奏宜復如建武永平故事謂光武明帝時絶刺史二千石

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侍已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絕之○魏武帝遺詔百官當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文帝崩國內服三日蜀劉備臣下發喪滿三日除服至葬復加禮此則魏蜀又異於漢也吳孫權令諸有居任者遭三年之喪皆須交代犯者定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抵罪其後吳令孟仁聞喪輒去陸遜陳其素行得減死一等自此遂減○晉武帝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已下遭三年喪者聽歸終寧庶人復除徭役二年帝遵漢魏改葬除服按文

帝以魏咸熙二年八月辛卯崩九月癸酉葬武帝以十二月庚寅受魏禪改元泰始猶深衣素冠服降席徹膳太宰司馬孚等奏曰臣聞禮典豐殺隨時期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上古也陛下俯遵漢魏素冠深衣降席徹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代未足以踰方今荆蠻未殲萬幾事殷臣等以為宜割哀情以康時俗勑御府太官易服改膳如舊詔曰每念幽冥不終苴絰一朝便易此情於所天相違已多孚等重奏干戈未戢天下至衆陛下察愚衷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重

覽奏議益以悲割三年之喪自古達禮不宜反覆重傷其心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文帝之崩也皇太后王氏泰始四年三月戊子崩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有曾閔之性實行喪禮除服何為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元曰漢文以末代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已數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祜曰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若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謂但有

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習鑿齒曰傅玄知無君臣之傷教而不知無父子之為重且漢廢君臣之喪不崇父子之服況四海黎庶莫不盡情於其親三綱之道二服恒用於私室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以孝理天下乎僕射盧欽尚書魏舒等奏謹按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其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虞書曰三載遏密八音至周公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周景王有后嗣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叔向譏之曰三年

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燕樂已早亦非禮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議其喪而議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三年無改父道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凷以荒大政也摯虞以為古者無事故喪三年非訖葬除心喪也後代一日萬幾故魏權制晉氏加以心喪非三年也

杜元凱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率天下為天子終服三年漢文帝見其下不可乆行而不知古典更以意制祥禫除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皆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乆矣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縗麻終二十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子羣臣皆不得除喪雖志在居篤更逼而不行至今世主皆從漢文經典由處制者非

制也袁準曰周禮太祝祔練祥掌國事若無縗服焉得祥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禮記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終喪縗麻之言也春秋左傳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言雖貴不得與賤者有異也言服而不言喪縗麻可知也凡春秋傳諸稱職除喪皆因時宜耳高宗信默何以是心喪博士段暢重申杜元凱議曰尚書無逸云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唯鄭玄獨以諒闇

為凶廬今據諸儒為正明高宗既卒哭即位之後除縗麻躬行信默聽於冢宰以終三年也言即位以明免喪之後素服心喪謂之諒闇故杜議曰天子居喪齊斬之情菲杖絰帶當其遂服葬而除服諒闇以終三年也周語楚語及論語禮記坊記坊音防喪服四制皆說高宗之義大體無異唯尚書大傳以諒闇為凶廬蓋東海伏生所說鄭玄之所依博而考之義既不通據經所言是唯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代俗皆謂大祥後禫時為諒闇

漢記稱和熹鄧皇后居母喪縞素不食肉亦曰諒闇此乃古今之通言信黙者為得之也范宣曰所以知諒闇為凶廬者按禮葬後柱楣楣則梁也明葬後居廬所以為義暢曰昔武王崩成王立周公攝政明年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此天子卒哭除喪之證也春秋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既葬則無此稱此除服證也范宣難曰禮葬後飲食衣服皆有降殺設君臣之稱安得不異暢曰春秋文八年秋八月襄王崩九年春

毛伯来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范宣曰禮既葬王政入於國即君名有漸非一朝頓除除服之義多引益惑耳暢引僖王崩未再周惠王享晉虢失禮以名位不同不議喪享而譏公侯同禮又享有籩豆之薦聘則陳幣太廟授玉兩楹此聞樂不樂食旨不甘除服證也范宣曰朝聘之禮國有喪皆有撤損不與平同也周禮掌客職賔客有喪唯芻稍之受是明主人設饗是儀有等級之品客受芻稍循情之事是以往往有享文耳且或

有急尊王室或有安衛社稷事出無方歸於時宜事訖反服於禮何傷於啐嚌示義而信以為食旨亦其昬矣暢引春秋僖七年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以為王喪再周少五月而猶事文武明王者卒哭除喪即位而祭廟矣所謂烝嘗禘於廟也宣曰夫祭祀之禮有正有變所以然者或時有所施不必一也禱類祈禡豈一道乎武王出祔以燎豈是常郊耶天地猶然況宗廟乎禮不墓祭而尚祭乎畢

又不於宗廟而祀在坶室坶音牧鄭玄云牧野之室且禮去祧為壇去壇為墠而周公請命告太王以下而三壇同墠此豈非變禮乎當襄王之時逼於王子帶不敢發喪潛使使告於齊常有憂懼之色故或為權禮於文武告請之祀非其常典故云有事於文武而不稱禘祫於宗廟也能究變正之義始可與談春秋耳叚暢引經傳以為諸侯諒闇申杜議云按春秋僖公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傳發宋

公而因釋王在喪未葬稱在喪葬訖卒哭已除縗麻故不復名在喪此諸侯除服之證也按禮記諸侯元子既葬見於天子曰類見將嗣父位除喪見王以受瑞命由嗣而見故曰類見於是天子禮之太廟賜以命服此諸侯不以麻終三年之證也雜記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諸侯既卒哭即位則有聘享朝會之禮既執玉服采不宜復以服麻故去縗麻服縞素縞素之制可以雜於吉也此除縗麻諒闇之文也喪大記云君既葬

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避也然則大夫士皆以縗麻終三年故雖卒哭稱弁絰帶以服金革之事諸侯以上卒哭除縗麻諒闇故特不言弁絰此諸侯縗麻除之證也又春秋魯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来歸惠公仲子之賵左傳曰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既卒哭除服諒闇此為免喪免喪之後来弔故曰弔生不及哀此諸侯卒哭除縗之證也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来錫公命公羊

傳曰命者何加我服也賈逵以為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以命珪合瑞為信也然則皆得行吉禮文公元年公孫敖如齊左傳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也僖公之喪未三年嫌於不可以接吉事故傳發明大義以正諸侯之禮也春秋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於溴梁左傳曰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改服修官烝於曲沃與諸侯宴於

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諸侯五月而葬今晉悼三月便葬遂合諸侯燕會使大夫歌舞皆非喪禮也羊舌肸祁奚韓襄皆晉之賢大夫也平公尚幼宰傅相之命諸賢傅幼君而若此者蓋繼好講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故傳其行事也晉子墨縗絰征秦遂墨縗以葬書春秋時卒哭之後御軍甚多無縗墨文明其服也弁絰金革禮所權許皆為救危亡者也哀公五年秋九月齊侯杵臼卒六年公羊傳曰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又禮

會於陳乞之家明其皆免喪無復所制也博士謝玩議

杜元凱注春秋左傳云天子諸侯雖卒哭除喪至於當

其練祥之日必設位而哭明不復禫也且先朝故事無

有禫儀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而博士徐禪意欲以求

異而立二節皆背先儀又非簡易之法也忌日舉哀如

六月二十二三大祥二十五六而禫三日之中衣服無

昔成制禮云除喪者卜其遠日避不懷也謂當擇月末

以還大祥除四起縞冠受以白帢徙月後吉不宜立異

屢改也仲尼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服以是斷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又云天地已易四時已變是以象之而欲二十二三日除縞弁二十五六日禫哭禮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所謂大祥而素縞麻衣也釋禫之禮云禫祭則黄衣玄冠矣既祭乃服禫朝服綅冠踰月玄端以居復乎常焉如士禮之條又無禫哭也且日時未改忌月未過便復常節恐非天王情禮大晉之典也今無受禫之服

又無改易之祭三日之間哀樂不變而立無名之哭近背先帝晝一之美遠違仲尼殊月之說○議曰按前儀則禮經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雖有其說無聞服制所引武王崩既葬成王冠襄王崩嗣王未再周賜齊侯胙皆可為明徵當以萬幾至繁百度須理如同臣庶喪制唯祀與戎多闕漢文彌留之際不詳前代舊規深慮大政之廢遂施易月之令若侯同軌畢至嗣君然後免喪俗薄風澆或生亹難執古道者則云齊斬三年適權宜

者遂稱以日易月禮經雖云七月而葬漢魏以降多一兩月内山陵禮終窀穸之期不必七月除服之制止於反虞魯史足徵可無致惑庶情禮兩得政教無虧矣○東晉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周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非漢魏之典也興寧元年章皇太妃薨哀帝欲服重江霦啟先王制禮應在緦麻服詔欲降周霦又啟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緦麻三

月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為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為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宜服齊縗期於是帝制周服安帝隆安四年太后李氏崩李氏生孝武即帝之祖母帝服齊縗三年百寮疑所服尚書左僕射何澄等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

制備盡情禮彌伸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旣稱夫人禮服從政故成風著夫人之號文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宜從重應同爲祖母後齊縗周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周制詔可於西堂設菰廬神武門施凶門柏歷○宋武帝永初九年黃門侍郎王准之議鄭云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云得禮按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

朝施用之縉紳之士猶多遵鄭義宜使朝野一體詔可

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文帝元嘉十七

年七月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温持節監喪神武

門設凶門柏歷至西上閤皇太子於東宫崇正殿及永

福省並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西廨設廬太子心喪

三年心喪有禫無禫禮無成文代或兩行禫禮皇太子

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

便除即吉故其間服以縓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

十五月祥禫變除禮畢餘情一周不應復有再禫宣下以為永制詔可○後魏自道武及諸帝悉依漢魏既葬公除文帝太和十四年祖母文明馮太后崩將營山陵安定王休等率百寮詣闕表曰臣等聞先王制禮必隨代變三年之喪雖自上古中代以後末之能行陛下欲依上古萬幾事殷不可暫曠三代以下豈無至孝之君皆以義存百姓是以君喪即位踰月而葬葬而即吉詔曰自遭禍罰慌惚如昨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又表

曰伏惟大行皇太后明誥垂於典册陛下雖欲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詔曰仰尋遺旨俯聞所奏山陵可依典册縗服情所未忍又表曰天下之至尊莫尊於王業皇極之至重莫重於萬幾今山陵告終百禮咸畢願陛下愍億兆之心抑恩割哀遵奉終制謹依前式求定練曰以備禫禮高閭曰君不除服於上臣則釋服於下從服之義有違為臣之道縗麻朝政吉凶事雜詔曰公卿所議皆服終三旬釋縗襲吉情實未忍遂服三年重違

吉告今將至周一經忌日情結差申按禮卒哭之後將授服於受日庶人及小官皆令即吉内職羽林中郎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以上無縗服者變從練禮官三月除諸王三都尉及内職至来年三月朕之練也除而即吉侍臣君服斯服隨朕所降此雖奪式推情即理有貴賤之差遠近之别游明根曰聖慕深遠所奏已不蒙許願得踰年即吉既歷冬政又近遺詔詔曰若不許朕縗服則當除縗闇嘿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

所擇東陽王丕曰臣與太尉光歷事五帝自聖代以來大諱之後三日必須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詔曰太尉國老誠如所陳恐是先朝萬得一失朕情未忍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壬午又詔公卿屢上啟事依據金冊遺旨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今依既虞卒哭袝此月二十日授服以葛易麻既表線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變從練以下復為節降斷度今古以情制哀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便及變禮也

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於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等奏迎太子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昭陽殿哭踊久之欲待明乃行即位之禮太尉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光等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于忠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數聲止光奉冊進璽綬太子跪受服皇帝袞冕之服御太極殿前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羣臣立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孝明帝神龜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於摇光寺詔曰崇憲皇太后德協坤儀

徽符月景萬融一化奄至遐崩但朕幼集荼蓼夙憑德訓乃戡難定難是賴深謀夫禮沿情制義循事立可特為齊縗三月以伸追仰之心有司奏按舊事皇太后崩儀自復魂斂葬百官哭臨其禮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委俗損尊憑居道法凶事簡速不依配極之典寺庭局狹非容百官之位但因葬日衢路奉接成義君臣始終情禮理無廢絶輒立儀如別内外羣臣權改常服單衣袷巾奉迎之墓列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京師更不宣下

詔可○後周武帝母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帝袒跣陵所行三年之制五服内並依斯禮近古無儔天元帝宣政元年令天下遭父母喪許終制○隋制皇帝本服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皇后父母諸官正一品喪帝不視事三日本服五服内百官正二品以上喪並一舉哀太陽虧國忌日本服小功緦麻親百官三品以上喪不視事一日皇太后皇后為本服五服内親一舉哀皇太子為本服五

服內親及東宮三師三少宮臣三品以上一舉哀○大唐元陵遺制其喪儀及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以金銀錦綵飾天下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等並不須赴哀祭祀之禮亦從節儉其天下人吏勅到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娶祠祭酒肉其宮殿中當臨者朝夕各十五舉音禮固從宜喪不可久皇帝宜三日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釋服皇帝本服周者凡二朝哭而止本服大功者晡哭而止本服小功以下

一舉哀而止

奔大喪奔山陵附○周 後漢 魏 晉 東晉 大唐

周制穀梁傳云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周道尚明無嫌於不往 五經通議云凡奔喪者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而為之節文孝子之思不忍去棺柩故

不使奔也○後漢許慎異義云按左氏之說諸侯藩衛之臣不得棄其封守諸侯千里之内奔千里之外不奔四方不可空虛故遣大夫也鄭玄駮云禮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線三年是尊卑異者也春秋文四年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来歸含且賵又王使毛伯来會葬傳曰禮也至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則傳無言焉天子於魯既含賵又會葬為得禮是則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為不得禮可知矣按昭三十年晉侯去

疾卒秋葬晉頃公傳曰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其對詞有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也大鴻臚眭生眭音雖説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天子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許氏又按禮不得以私廢公早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

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校計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畦生之説非也鄭玄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為人子乃能為人臣也禮問嗣子不為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内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為父在君則為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内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何

以卑廢尊魏時禮官議奔喪禮有除喪而後歸哭於墓者皆聽哭於陵尚書盧毓以禮言遂除者謂有服者耳無服者則不哭王肅曰既言除喪豈有服哉雖除始見墳斂髮袒絰言除斂髮袒絰耳記曰朋友之喪有宿草而不哭焉朋友未踰年雖無服猶哭之有天子之喪未踰時始奔赴而得不哭者乎今雖權宜即吉吾本三年之喪也故三年之後行禘祫之禮又遠方弔貢表皆宜通若有禁乃止此不得與哭陵相妨害也又答難云前

說遂除謂除歛髮袒經耳不謂今之奔者皆須歛髮也

責以玄衣冠又其所不能具自可服深衣白帢也○晉

惠帝崩司徒左長史江統議奔赴山陵曰往者蕩陰之

役羣僚奔散義兵既起而不附從主上旋宫又不歸罪

至於晏駕之日山陵即安而猶不到自臺郎御史以上

應受議責加貶絶注列黄紙不得敘用至先有他故去

職或以喪疾免散仍遇兵隠遁山澤者宜與上牒異制

按春秋傳曰君子避内難不避外孫甯之變蘧瑗出關陳

力就列不能者止未足多責也及至奔赴不及在哀致
身後於山陵故當從時宜以立褒貶依王政而準繩不
可偏抗古義以傷今實也承詔書而制奔赴之期以為
分別遠近則典而不暢檢校險易則密而不弘故擬七
月之典以議令事達官名聞特通者過期不到宜依退
免法注列黃紙三年乃得敘用又自非盟主所授而諸
侯州伯所以用故不得奔赴宜與下牒同罰春秋傳曰
不以家事辭王事此上之行乎下也諸侯州伯輒留應

赴之人而令失節於王庭坐於周官九伐之法應在犯令陵政之條諸臺平處正其削黜○東晉成帝咸康中恭皇后山陵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司徒西曹屬王濛議立奔赴之制曰三代垂文觀時損益今服教之地遠於古之九服若守七月之斷遠近一槩者懼非通制請王畿以外南極五嶺非守見職周年不至者宜勒注黃紙有爵土者削降永嘉中江統議不奔山陵但三年不敘於義為輕今更立如牒若方伯授用雖未有王命

猶不與停散同今見在官即吉之後去職不及凶事無所貶責萬里外以再周為限自此以内明依前牒雖在父母喪其責不異黄門郎徐衆等駁濛云若如濛議見在官者已拘於制度不得奔赴至於既去雖不及哀臣子之情何得不暫致身哉臣謂喪紀雖過去職者故宜還赴詔可濛又申述前議曰喪紀有數吉凶有斷豈可當於縞素既終而制無限之責哉若除喪使奔當以何服素服叙哀則在廷已吉陵無哭禮若玄冠致敬宜曰

朝謁非奔喪之謂若服外更立限斷則不知所准若不
計遠近同服內則立制漫而無斷詔又付尚書左丞王
彪之議云昔太寧之難奔赴無過三年之限恭皇后不
宜踰先制禮為君之母妻居處飲食衎爾君已除喪而
後聞喪不稅而責其奔此臣所疑也且宜一依濛所上
詔曰今輕此制於名教為不盡矣今宜以議者既衆不
必改先制宜依濛所上施行八年成帝崩尚書殷融上
言司徒西曹屬王濛以周年為限不及者除名付之鄉

論臣以為名教興於義厚忠孝發於自然不嚴而著不肅而成者也舊禮國有大諱外任不得離部冗散之人發哀公巷初無課限有不奔之制按永平初先帝稱宣帝遺詔乃不得令子弟詣陵唯蕩陰奔赴多不逮及始為其制以篤一時顧覩人情未有肅娩徒興簡默正足以彰至道之不弘表臣子之不義宜遵前代閫凶行喪三日而已詔曰孝慈起於自然忠厚發於天成若道不喪豈有今弊弊至醨薄反之何期況以今日之弊而欲

廢凖式於頽俗求慈仁於吾朝其於理化也無乃迂乎融又重啟依王濛所上為條制康帝建元初融又議定不應奔赴山陵據周魯有喪而魯人不弔孔子所答曾子當謂國内卿大夫耳非如今日見在方外者也尚書僕射顧和議按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穀梁傳曰周人魯人各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雖有喪遣人可也魯人當親行事故不弔也○大唐元陵儀注詔問宗子在外州府合赴京師不所司

奏曰按禮文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娶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不忘親之義也又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又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據此則宗子五等以上不限遠近盡同奔赴山陵

未踰年天子崩諸侯薨議 後漢

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春秋何義也何休答曰春秋未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稱子

從大夫禮可也孝順皇帝永和中詔公卿校尉尚書曰昔者周公攝天子事成王欲以公禮葬天為動變更以天子之禮天即反風歲即大熟北鄉王親為天子而以王禮葬故天數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羣臣皆疑謂當如常司隷校尉周舉議以為北鄉本非正統姦臣所授立未踰載年號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昔周公有請命之功太平之勲故薨之日天動威以彰其徳故成王以王者禮葬之以應天命北

鄉王無他功德恐非所以應天消災北鄉本侯也已加王禮於禮已崇不宜追加尊謚詔從之

天子為繼兄弟統制服議東晉

東晉穆帝升平五年五月崩皇太后令立瑯琊王丕哀帝也儀曹郎王琨議令立之於大行皇帝屬則兄弟凡奠祭之文皆稱哀嗣斯蓋所以仰參昭穆自同繼統在茲一人不以私害義專以所後為正令皇太后德訓弘著率母儀於內主上既纂業承統亦何得不述遵於禮尚

書謝奉議夫帝位次自以君道相承至於昭穆之統禮兄弟不相為後明義也今應上繼康帝意謂不疑此國之大事將垂之來代僕射江霦音斌議兄弟不相為後雖是舊說而經無明據此語不得施於王者王者雖兄弟既為君臣則同父子故魯躋僖公春秋所譏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閔公弟也而同於父僖公兄也而齊於子既明尊之道不得復敘親之本也公羊傳曰逆祀者何先禰而後祖穀梁傳曰先親後祖逆祀也君子不

以親親害尊尊兄弟也由君臣而相後三傳之明義如此則承繼有敘而上下洽通於義為允應繼大行皇帝揚州刺史藍田侯臣述議推宗立君以為人極上古風淳必託有道洎乎後代爭亂漸興故繼體相傳居正守位以塞旁統非私其親或時有艱難而嗣眘幼劣故有立長成皇帝深達帝道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廟無毀遷統業恒固康皇帝既受命於成帝宗廟社稷之重已移於所授主上宜為康帝嗣謝奉又議五帝之道以天下

為公唯德與賢不私其親逮殷周則繼代承業雖百王迭建而典謨不易所以鎮係人心閑邪息亂今大晉宗祀配天成帝疾痛皇嗣幼冲深惟社稷遷於康皇軌同唐虞高義大行天祚不永還嗣本位考之先典求之人情咸謂主上應繼成帝太常臣夷等五人議曰夫大道之行天下為公成皇帝捨胤嫡之愛而義重天倫道崇先代康皇帝祗承明命正統既移至尊應繼康帝嗣詔從述議

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議

魏田瓊云天子不降其祖父母曾祖父母后太子嫡婦姑姊妹嫁於二王後皆如都人按白虎通云天子為諸侯絶期者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其親也吳射慈云天子之子封為諸侯天子皆不服也

天子為皇后父母服議皇后為父母服附○東晉　宋　陳　後魏

東晉王朔之問范甯云至尊為后之父母服不意謂雖居尊位亦當不以己尊而便降也甯答曰王者之於天

下與諸侯之於一國義無以異今謂粗可依准孝武泰元元年正月王鎮軍藴按即后父也尅舉哀而不成出制服三日僕射已下皆從服○宋孝武建安三年有司奏義陽王師王偃喪逝至尊為服緦麻三月成服仍即公除至三月竟未詳當服除服不與又皇后朝制服心喪行喪三十日公除至祖喪葬日臨喪當著何衣服又舊事皇后心喪服終除之日更還著未公除時服然後就除未詳今皇后除心制日當依舊更服為但釋心制

著布素而已勅禮官詳正大學博士王膺之議尊卑殊制輕重有級五服雖同降厭則異禮天子正降旁親外舅緦麻本在服例但縗絰不可以臨朝享故有公除之議雖釋麻襲冕尚有緦麻之制愚謂至尊服三月既竟猶宜除釋又議吉凶異容情禮相稱皇后一月之限雖過二紅之服已釋哀情所極莫深於尸柩親見之重不可以無服按禮為兄弟既除喪及其葬也反服輕喪雖除猶齊縗以臨葬舉輕明重則其禮可知也愚謂王右

光禄祖葬之日皇后宜反齊線又議喪禮即遠變除漸
輕情與日殺服隨時改權禮既行服制已變豈容終制
之日而更重服乎按晉泰始二年武帝以周除之月欲
反重服拜陵朝議不遂太常丞朱膺之議凡云公除非
全除之稱今朝臣私服亦有公除猶自窮其本制膺之
云晉武拜陵不遂反服此是權制既除線麻不可以重
制耳與公除不同謂皇后除心制日宜如舊反服未公
除服以申創巨之情餘同膺之議國子助教蘇瑋生議

按三日成服即除及皇后行喪三十日禮無其文若並謂之公除則可粗相依准凡諸公除之設蓋以王制奪禮葬及祥除皆宜反服未有服之於前不除於後雖有齊斬重制猶為功緦麻除喪夫公除暫奪豈可遂以即吉邪愚謂至尊三月服竟故應准禮除釋皇后臨祖及一周祥除並宜反服齊縗尚書令建平王宏議謂至尊緦制終止舉哀而已不須釋服餘同朱膺之議大明二年有司奏光禄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周心喪三年

應再周來二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即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於時猶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領曹郎朱膺之議詳尋禮文心喪不應再禫皇代考檢已為定制元嘉季年禍難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即情變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三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即吉以為永准詔可○陳文帝天嘉元年尚書儀

曹謂今月晦皇太后服安吉君禫除儀注沈深謂至親周斷加崇故再周之喪斷二十五月但重服不可頓除故變之以纖縞創巨不可便愈故稱之以祥禫禫者淡也所以漸祛至情如父在為母屈嫡後之子則屈降之以周周而除無復縗麻緣情有本同之義許以心制心制既無杖經可除不容復改玄縞既是心憂則無所更淡其心也宜禫杖周者十五月已有禫制今申其免懷之感正斷以再周止二十五月而已所以宋元嘉立義

心喪以二十五月為限大明中王皇后父喪又申明其制按齊建元中太子穆妃喪亦同用此禮惟王儉古今集記云心制終二十七月又為王逡所難何佟之儀注用二十五月而除按古循今宜以周二十五月為斷今皇太后於安吉君心喪之周宜除於再周無復心喪之禮詔可○後魏神龜二年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太上秦公喪制未畢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王懌以為萬國慶集天子臨享宜應備設太后訪之於侍中

崔光光從雍所執懌謂光曰宜以經典為證光據禮記縞冠玄武子姓之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安定公親為外祖又有師恩太后不許公除繐麻在體正月朔日還家哭臨至尊輿駕奉慰禮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是則朋友有周年之哀子貢云夫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顏回之喪饋祥肉夫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若子之喪則容一周不舉樂也孔子曰既祥五日彈琴父母之喪也是弟子喪夫子若喪父

而無服心喪三年由此而制雖古義難追比來發詔每言師祖之尊是則一周之內猶有餘哀且禮母有喪服聲之所聞子不舉樂今太后更無别宫嘉福去太極不為太遠鼓鐘於宫聲聞於外況在内密邇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智悼子之喪未葬杜蒯所以諫晉平公也今國相雖已安厝纔三月矣陵墳未乾懌以理證為然乃從雍議

通典卷八十

通典卷八十一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四十一　凶三

天子為庶祖母持重服議 漢　東晉　宋

漢文帝所生薄太后以景帝前二年崩天子朝臣並居重服○東晉安帝崇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祠部郎中徐廣議左氏春秋母以子貴成風稱夫人文公服三

年之喪凡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若嫌明文不存則宜從重同為祖母服齊縗三年百官一周廣又尋按漢文所生薄太后亡朝臣亦重服太常殷茂曰太皇太后名稱雖尊而據非正體主上纂承宗祖不宜持重謂齊服為安徐野人云若以魯侯所行失禮者左傳不見譏責而漢代持服與正嫡無異殷太常所上服事於禮中尋求俱無明文然僕之所言專據春秋也車胤答云漢代皆服重且大體已定此當

無復翻革耶於是安帝服齊縗三年百寮並服周於西堂設菰廬神武門施凶門柏歷○宋庾蔚之謂公羊明母以子貴者明妾貴賤若無嫡子則妾之子為先立又子既得立則母隨貴豈謂可得與嫡同耶成風稱夫人非禮之正穀梁已自為通小記云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此謂凡庶子故鄭玄云祖不厭孫耳非謂承祖之重而可得申其私服也庶子為後不得服其母以廢祭故也則已卒已子亦不得服庶祖母可知矣小記

言妾子不代祭穀梁傳言於子祭於孫止此所明凡妾非謂有加崇之禮者也古今異禮三代殊制漢魏以来既加庶以尊號徽旗章服為天下小君與嫡不異故可服得重而廟祭傳祀六代耳非古有其議也

天子立庶子為太子薨服議 晉 宋

晉惠帝愍懷太子以庶子立為太子及薨議疑上當服三年司隷王堪議聖上統緒無所他擇踐祚之初拜於南郊告於天地謁於祖廟明皇儲也正體承重豈復是

過司隷從事王接議愍懐太子雖已建立所謂傳重而非正體者也依喪服及鄭氏説制服不得與嫡同應從庶例天子諸侯不為庶子服聖上於愍懐無服之喪難者曰君父立之與后所生同矣焉有既為太子而復非嫡乎答曰嫡庶定名非建立所易喪服庶子為其母緦不言嫡子為其妾母而曰庶子為其母許其為後庶名猶存矣○宋庾蔚之謂王堪以為拜為太子則全同嫡正王接據庶子為後為其母緦庶名不去故雖為太子

猶應與衆子同天子不為服可謂兩失其衷嘗試言之按喪服傳通經長子三年言以正體乎上又將所傳重明二義兼足乃得加至三年今拜為太子雖將所傳重而非正體安得便同嫡正為之斬縗乎既拜為太子則是將所傳重寧得猶與衆庶子同其無服乎天子諸侯絶傍周今拜庶子為太子不容得以尊降之既非正嫡但無加崇耳自宜伸其本服一周庶子為後不得全與嫡同庶名何由得去已服祖曾嫡不異是與嫡同者也

祖曾為已服無加崇是與嫡異者也天子諸侯大夫不以尊降又與衆子不同矣

天子為母黨服議 後漢 魏 宋

後漢光武舅光禄大夫樊宏薨帝親臨喪送葬和熹鄧太后新野君薨時安帝服緦百官素服○魏太和六年四月明帝有外祖母安成鄉敬侯夫人之喪即甄后母也太常韓曁奏天子降周為外祖母無服尚書奏漢舊事亡闕無外祖制儀三代異禮可臨畢御還寢明日反吉便

膳尚書趙斉等奏哭敬侯夫人張帷幕端門外之左羣臣位如朝皇帝黒介幘進賢冠皂服十五舉聲則罷詔問漢舊儀云何散騎常侍繆襲奏後漢鄧太后新野君薨時安帝服緦百官素服安帝繼和帝後鄧太后母即為外祖母也但太后臨朝安帝自藩見援立故也又按後漢壽張恭侯樊宏以光禄大夫薨宏即光武之舅也親臨喪葬准前代宜尚書侍中以下弔祭送葬博士樂祥議周禮王弔弁經錫縗禮有損益今進賢冠練單衣

又詔當依周禮無事更造蜀譙周云天子諸侯為外祖父小功諸侯嫡子為母妻及外祖父母妻父母皆如國人舊說外祖父母母族之正統妻之父母亦妻族之正統也母妻與己尊同母妻所不敢降亦不降○宋庾蔚之謂禮父所不服子不敢服嫡子為妻父母服則天子諸侯亦服妻之父母可知也妻之父母猶服況母之父母乎

天子弔大臣服議周 魏 晉 大唐

周制司服職掌王之吉凶衣服為三公六卿錫縗為諸侯緦縗為大夫士疑縗其首皆弁經君為臣服弔服鄭司農云錫麻之謂

錫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也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也疑縗十四升縗也鄭玄謂有事其縷哀在内也無事其布哀在外也疑之為言擬也擬其吉○魏蔣濟奏會喪不宜去冠奏事者上言前會故鎮軍朱鑠喪自卿以下皆去冠以布巾帕額使者侍中散騎則不皆非舊法夫冠成德之表於服為尊唯君親之喪小斂之前與服罪之人去冠其餘禮儀雖齊縗之痛有變無廢今為弔去冠甚違禮意下博士杜布議以為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故周人玄冠代以素弁漢去玄冠代以布巾亦王

者相變之儀未必獨非也古禮野夫著巾古者軍禮韋弁冠今者赤幘此明轉相變易不可悉還及古今宜因漢氏故事又按漢儀注諸侯王薨天子遣使者往皆言使者素服又禮自天子下達於士臨殯斂之事去玄冠以素弁君子臨喪必有哀素之心是以去玄冠代之以素是以漢中興臨喪之事與禮合自是之後或言臨喪使者常吉服布巾以為使者亦宜去玄冠代以布巾示不純吉侍中散騎諸會喪亦宜去玄冠代以布巾詔從

布議吳射慈喪服圖天子弔三公弁經錫線弔大夫士皆弁經疑線弔畿内諸侯弁經緦線服○晉摯虞云凡使弔祭同姓者素冠幘白練深衣器用皆素異姓者服色器用皆不變○大唐之制如開元禮

天子為大臣及諸親舉哀議後漢　魏　晉　東晉　大唐

後漢明帝時東海恭王薨帝出幸津門亭發哀○魏大司馬曹真薨王肅為舉哀表云在禮大臣之喪天子臨弔諸侯之薨又庭哭焉同姓之臣崇於異姓自秦逮漢多闕不修暨光武頗遵其禮於時羣臣莫不競勸博士

范升上疏稱揚以為美可依舊禮為位而哭之敦睦宗族於是幸城東張帳而哭之及鍾太傅薨又臨弔焉○晉武帝咸寧二年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踰月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按摯虞決疑注云國家為同姓王公妃主發哀於東堂為異姓公侯都督發哀於朝堂○東晉元帝姨廣昌君喪未葬中丞熊遠表云按禮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惻隱之心未忍行吉事故也被尚書符冬至二日小會臣

以為廣昌君喪未殯聖恩垂悼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而况餘事冬至唯可奉賀而已未便小會詔以遠表示賀循循答云按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之義降而無服三月之内猶錫線以居不接吉事故春秋晉大夫智悼子未葬平公作樂杜蕢譏之咸寧詔書宜為定制○大唐之制如開元儀

國有大喪使者章服及不爵命議　魏晉

魏晉故事問今以宗室為監公主喪使者應著何服卞

摧答國有大喪使者所服禮無正文事義相准以為奉命監喪宜服練素又問博士濟北嗣子應襲封今有大喪為故應遣使者拜卞摧答按春秋之義國有喪未葬不爵大夫自非有故不得已皆須葬畢

天子諸侯之庶昆弟及妾子為母服 漢 晉

漢戴德喪服變除曰天子諸侯之庶昆弟與大夫之庶子為其母大功九月哭泣飲食思慕猶三年〇晉賀循喪服要記曰公之庶兄弟父卒為其母大夫之庶子父

在爲母皆大功九月凡降服既降心喪如常月又天子諸侯賤妾子爲其母厭於父不得制縗粗之服三月而葬葬已而除居處飲食言語心喪三年劉智釋疑曰凡屈不得服者皆有心喪之禮小功以下不稅服乃無心喪耳

公主服所生議　宋

宋庾蔚之云公主爲其母應周何以言之在室有餘尊之厭服不得過大功故服母及兄弟不得有異既出則

無厭故為母得周所以知既出則無厭者禮尊降出降親踈不異尊降唯不及其嫡耳至於厭降唯子而已在室父在為母周既出服母與父同是故知既出則無厭也又正尊不報禮之大例而女子適人父報以周使其移重於夫族推旁親也以此推之出則無厭理據益明

諸王子所生母嫁為慈母服議晉 宋

晉譙王司馬恬問范甯曰妾有二子而出嫁君命他妾兼子為其母所命妾今亡子當有服不答曰昔男子外

有傳内慈母君命教子何服之有怡自斷云禮疑從重篤至敬也存同所生沒成路人於情未可令勒小功長奉承嘗以同子道再周乃叅吉事言制則不虧禮文言情即不乖師資也徐邈云此庶子所生出嫁受命為他妾子便當始終如所生其親母則同出母耳若用古禮當練冠麻衣既葬除之車胤云大夫為其庶母慈已者小功也○宋庾蔚之云母出無相鞠養便為無母不必限其母亡譙王所命不為乖禮此子自宜依慈母如母

之服按晉朝諸王用士禮則應附父在為母之條凡慈母以功勤致服本無天屬之愛寧有心喪之文乎

諸侯及公卿大夫為天子服議周 漢 晉 大唐

周制喪服斬線章諸侯為天子天子至尊也馬融曰天下所尊故曰至尊也○漢戴德喪服變除云臣為君笄纚不徒跣始死深衣素冠其餘與子為父同鄭玄變除云臣為君不笄纚不徒跣張祖高問士服天王云何要記唯道大夫服君及家臣服大夫耳不說士恐有脫誤鄭云士服君亦

斬線無明文而雜記云士居堊室此則士制周耶士下吏服士恐亦應同謝沉答曰朝廷之士服天王斬線禮之明文也邑宰外任之士居堊室制周要記非脫誤是簡畧耳○晉尚書問天子崩於今臺書令史以上皆為服斬線之服不博士卞搉應琳議禮命士以上皆服斬臺書令史列職天朝皆應服斬又問天子崩令司州及河南郡吏出入導從應易服制不卞搉答禮庶人在官者服齊線三月又近臣服斬導從出入皆應從服又問

服隨君輕重今司隷服斬下吏服齊為合禮意不卞摧答凡臣從君皆降一等今之牧守皆古諸侯以禮相況輕重宜矣又問禮義服不從今司隷為君斬縗義服也下吏為從不每降一等當為君喪其親者耳古今行事復云何摧答禮庶人為國君齊今則不服然吏若都官從事有職司於喪庭者故宜依庶人在官義耳義服不從謂近臣服君斬服之縗依降一等者之差耳前稱導從指謂近臣魏晉故事云又問諸二千石長吏見在京

城皆應制服不博士卞搉楊雍應琳等上云禮臣為君斬縗自士以上見在官者皆應制服○大唐元陵遺詔天下人吏勅到後三日釋服晉賀循云吏者官員所署伏以公卿百寮不同人吏准禮臣為君服斬縗三年按高宗實錄昭陵臣下喪服皆准漢文帝故事三十六日又按高宗崩服紀輕重亦依太宗故事中宗睿宗時臣下喪制並所遵守據禮及故事今百官並合准遺詔二十七日釋服其小祥內百官並無假日每日平明詣延英門進名起

居不入正衙至臨時赴西内哭訖各歸至小祥日去首經著布冠其日早集於西内哭望日及大祥又赴西内哭大祥日除線冠杖等服慘公服至山陵時却服本線服事畢除之

諸侯之大夫為天子服議 周 漢 東晉

周制喪服繐縗裳牡麻經既葬除之[馬融曰經帶從大功制度小功言澡麻是言牡麻知從大功也既葬除其服天子七月葬不言七月者言同時而除也]繐者小功之繐[理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縷細其縷者以恩輕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今南]

陽有總也鄭總縗四升有半其冠八升此總縗也其服在小功之上欲著其縷之精粗升數在縗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傳曰何以總縗也諸侯之大夫接見於天子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人不服可知○漢戴德云總縗七月之服諸侯之大夫始聞天子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從諸侯哭於朝張帷為次於官舍門外別外內食蔬食有鹽酪之和凡再不食既成服服總布縗裳十一升白布冠纓緣皆十一升帶亦如之一辟廣三寸偶結於前經

用枲麻首絰大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右本在上五分寸之三七月而葬葬已而除受以朝服素冠踰月復故石渠禮曰諸侯之大夫為天子大夫之臣為國君服何戴聖對曰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當繐縗既葬除之以時接見於天子故既葬除之大夫之臣無接見之義不當為國君也聞人通漢對曰大夫之臣陪臣也未聞其為國君也又問庶人尚有服大夫臣食祿反無服何也聞人通漢對曰記云仕於家出鄉不與士齒是庶

人在宫也當從庶人之為國君三月服制曰從庶人服是也又問曰諸侯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故服今諸侯大夫臣亦有時接見於諸侯不聖對曰諸侯大夫臣無接見諸侯義諸侯有時使臣奉賀乃非常也不得為接見至於大夫有年獻於君君不見亦非接見也侍郎臣臨待詔闕人通漢等皆以為有接見義吳射慈云始聞喪去吉冠著素弁十五升布深衣從其君哭太廟阼階下袒免即位成踊襲經吉屨無約張帷為次於其所舍别内外蔬食飲水壯麻經至成服服四十升半繐布線縷裳細而疎其冠八升纓帶中衣領袖緣亦如之七月而除受以朝服素冠

踰月復吉又徐整問射慈曰諸侯之大夫時會見於天子故為緦縗七月不知此大夫時以何事而得見之也遠國大夫在蕃荒服者未嘗及見天子亦為服不答曰諸侯之大夫有出朝聘之事會見天子故言時會雖未會見猶服此服士已下則無服○東晉簡文帝崩鎮軍府問參佐綱紀服邵戩答曰禮臣為君服皆斬縗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又禮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先儒以為非達官謂官長所自除庶人在官者也庶人在宮服天子與畿內之人同齊縗三月按參佐無除者宜用此禮又禮諸侯之大夫會見天子者為天子服緦縗七月按令綱紀雖或被除

勑猶古諸侯之卿命於天子比耳會見北面時無二君之道宜依緦縗之制其無除勑又未嘗會見則宜無服

皇太后長公主及三夫人以下為天子服杖議 魏 晋 東晋 宋 大唐

魏晉故事問皇太后三夫人以下皆服斬諸長公主及諸君崇陽園修容服制之宜卞搉等議按禮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依禮則公主宜服斬而不杖禮君夫人為長子三年妾為君之嫡子與夫人同則崇陽園循容宜

三年又問太后及公主應杖不卞搉應琳議禮為夫杖自天子達皇太后應杖明矣婦為舅姑禮無杖文皇后不應杖也君之喪夫人世婦在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如禮三夫人已下皆杖○東晉太元二十一年孝武帝崩李太后制三年之服○宋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也○大唐天寶七載五月宗正卿褒信王璆奏皇妹及女准禮出嫁後各降本親一等今並降為第二等臣以為執禮故親有虧恒典伏請一切依服

屬等第為定不在降服限仍請永為恒式奉勅依

諸王女孫女為天子服議　魏　晉

魏晉故事博士卞搉應琳等議按禮諸侯之夫人為天子其服齊縗本無服者也猶從夫而同今王始於大行皇帝本服周以輕明重依諸兄弟之義所服至尊疑當服重王諸女依諸侯兄弟禮則應服斬也孫女幼未及於禮若欲服宜依諸侯之制

宗室童子為天子服制議　魏　晉　大唐

魏晉故事曰皇子廣陵王年十一孫為祖服周當為臣服從本親服皇弟吳王年十章郡王年七又當倚廬服成人禮著何幘服應琳議按禮喪服諸侯為天子斬令廣陵王列土建國古之諸侯宜從臣例又禮童子不居廬不杖不菲廣陵王未冠吳王章郡王畢幼不應居廬古但有冠無幘漢始制幘可如令服卷幘○大唐元陵之制孫為祖齊線周年臣為君斬線三年令伏准遺詔皇帝服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臣

下並從釋服皇孫既是齊縗周年服禮有嫡子無嫡孫其服並合從皇帝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釋服釋服後以慘公服至山陵時却服初齊縗服事畢即吉服

童子喪服議周　漢　晉　宋

周喪服經曰童子唯當室緦（馬融曰童子未成人也鄭玄云童子未冠之稱宗室之嫡子）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未成人者不能備禮當室則杖）○漢戴德變除曰童子當室謂十五至十九為

父後持宗廟之重者其服深衣不裳其餘與成人同禮不為未成人制服者為用心不能一也其能服者亦不禁線絰不以制度唯其所能勝○晉劉智釋疑曰嬰兒無知然於其父母之喪則以線抱之其餘親八歲則制服矣七歲曰悼過此有罪則入於刑可刑必致之於禮故在下殤之年為之制服按小功章昆弟之殤服昆之下殤是以下殤之年則行服也蜀譙周線服圖童子不降成人小功親以上皆服本親之線童子不杖不廬不免不麻當室者免麻十四以下不堪麻則不吳徐整問為姑姊長殤在大功下

殤在小功為姊下殤已下纔六七歲未成童子為父母不杖不廬不菲至童猶尚不備今此何以越得為姊殤服備大功小功之制乎十七八尚可怨六七歲兒未能稱此緦麻射慈答六七歲雖未為童其姊死故宜著布深衣○宋庾蔚之謂馬融以童子為未成人鄭玄以為未成人之稱並不明下至幾歲戴德以童子當室十五至十九譙周云十四已下不堪麻則不記云十五成童舞象耳豈是經所云童子當室者耶按禮稱童子參差不一以事推之則大小可知矣愚謂當室與族人為禮若是八歲以上及禮之人以其當室故令與成人同昔射

慈以為未八歳者服其近屬布深衣或合禮意

皇后降服及不降服議 魏 晉

魏田瓊云諸侯女嫁為天王后降其旁親一等與出降為二等為外親尊不同則降天子后為衆子無服何以明之據大夫於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於衆子無服后何緣獨服之耶○晉賀循云諸侯女以為天王后以尊還降其族人 吳射慈云諸侯之女為天王而降一等諸侯之女為后為其父母及昆弟為父後者服齊線其宗子亦不降徐整云諸侯女嫁為天王后子后為天王之親服隨天

為外親尊同則如邦人為君之長子三年也

皇后為親屬舉哀議晉　隋　大唐

晉褚太后為從弟舉哀博士王臻等議於至尊是族舅雖不及舉哀可從太后舉哀於朝堂又云太后前為褚衛軍劉夫人舉哀於式乾殿至尊於朝堂令宜依故事尚書王彪之議若至尊自應舉哀外族於朝堂是也自若不舉哀唯應從太后遠出朝堂未喻其禮謂從舉哀之禮自中朝迄於中興朝廷已粗有常儀至尊為內族

於東堂舉哀則三省從臨為外族及大臣於朝堂舉哀則八座丞郎從臨至尊之奉太后既率朝臣之儀又盡家人之禮二三情敬實兼參臣子今不應自舉哀者謂應從太后臨於式乾殿太后位西面東向至尊位北面南向○隋制皇太后皇后為本服内親及賓一舉哀○大唐制如開元禮

為皇后大祥忌日哭臨議晉

晉博士徐禪上荅皇后大祥忌日臨哭事太學禮官謂

至尊行先后之喪亦同齊縗今再周及忌日無復祥變之事謂不可躬行臣按無經傳明文則不應出若晦日東堂舉哀由朝廷參議而事無指條按侍中徐邈衆議按博士議恭皇后再周欲依三年之議至尊東堂舉哀羣臣詣陵哭臣按禮爲王后服無三年之制左傳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謂三年而後娶達子之志耳禮喪大記曰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内無哭者文子之喪既除越人來弔受於廟門之外垂涕洟而不哭明

喪既過無哭禮不詣墓而接於廟外今后服既過至尊無緣舉哀羣臣不應詣陵而哭也博士許翰等議按禮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為之再祭鄭玄云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也再祭謂練祥也凡人子之生必有天父地母之道故記有君薨而生子之禮令二皇子之育雖在恭后崩後於禮是為有三年子幼少者也則必為之有二祥之祭杜元凱云天子諸侯雖卒哭除服其練祥日必有位矣今皇子出承國蕃故王

后喪諸侯甲不得為主夫喪無無主禮有正文至尊統天承重則為主在聖躬也乃同先帝先后於考妣哀禮終於今晦吉禘始於來朔非人臣之所主也記云為王后周服母之義虞書曰百姓如喪考妣三年遏密恭后母育天下臣子有喪妣之恩古門人於師無服心喪三年祥日之哭所以終哀非服喪三年矣今聖代不可守以循常之名例當博納同異斟酌而用焉

皇后親為皇后服議晉 宋

晉國子博士王曇云按禮無明文依准鄭制齊縗諸婦誠非五屬然緣成親夫屬子道則妻亦婦道矣不得不制親屬之服故孝后崩庾家訪服博士王胤議五服之內一同臣妾宜准小君服周侍中高崧答以為皆准五屬為夫人周祠部郎孔恢云庾家男女宜齊縗庾家諸婦雖非五屬女今見在五屬之內亦服周護軍江霦音斌云按賀公記天子諸侯五屬之內雖不服職為臣皆斬縗為夫人則齊縗周天子諸侯既同后夫人亦不可得

異但文有詳畧耳子姪服周諸婦非復五屬之例謂當從降夫一等鄭彌云諸婦宜從夫若其夫自同人臣婦亦宜同於臣之妻與王后無准雖欲寧戚於大典有闕○宋庾蔚之謂與天子有服既為之斬線與王后有服則宜齊線周也雖婦亦宜以有服為斷應如孔恢議

諸侯及公卿妻為皇后服議 晉 宋

晉孝武帝泰元中瑯琊王納妃裁登車而定后凶禍至即依在途遭喪改服即位哭徐邈以為有服記有其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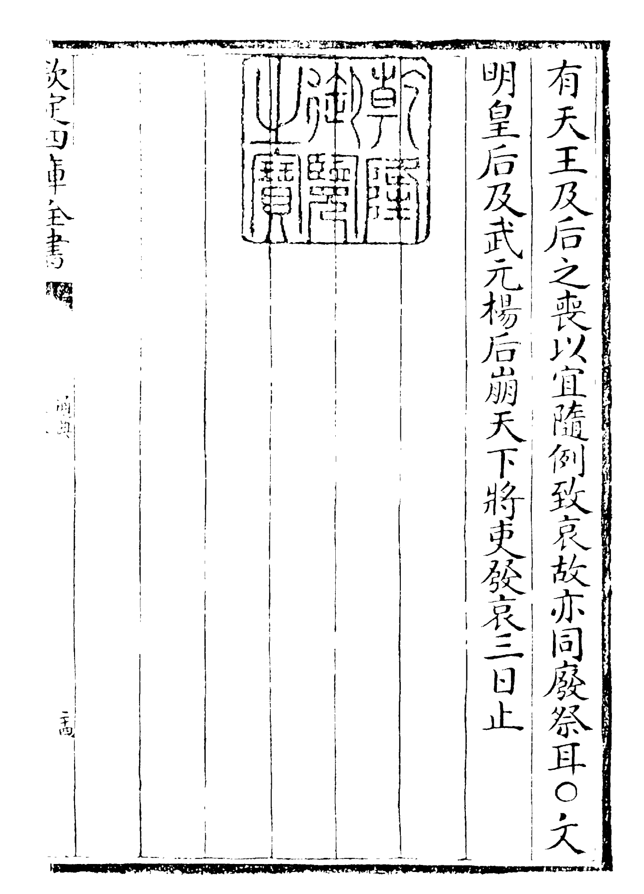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又曰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吳徐整問云經言為夫人君不道為其妻然則公卿諸侯之妻不為皇后服耶射慈答曰皇后天下之母則宜服周禮君命其夫后夫人亦宜命其婦其受命則不宜無服○宋庾蔚之謂服問云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按鄭玄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為兄弟服斬妻從服周諸侯為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周按王肅注云外宗外女之嫁於卿大夫者也為君服周今鄭王雖小異而同謂夫服君斬縗故妻從服周耳未聞王妃服

后與不雜記云外宗為君夫人猶內宗也鄭注皆謂嫁於國中者也為君服斬線夫人齊線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外宗謂姑姊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五屬之親也其無服而嫁於諸臣者從為夫之君按先儒皆以有親服之故成以君臣之服瑯琊王妃者是司馬道子妻於孝武定后本娣姒小功之服王者絶旁親故宜成以臣妾齊線之周

藩國臣為皇后服議天子將吏為皇后附〇晉宋

晉恭皇后崩時東海國臣弘據刺問禮官太學博士謝詮按儀禮諸侯之大夫為周王繐縗至葬除有正文傅曰諸侯之大夫時接見於天子也至於周王后崩無喪服之制周王天下父周后天下母諸侯大夫宜服繐縗稱情為得又刺問云昔元明二帝崩時朝臣皆服斬縗諸國臣繐縗七月今朝臣既為皇后齊周則國臣宜有差降不得亦繐縗也謝詮答曰繐縗止於七月故無降錯綜記例亦謂應有服正疑於無降耳按伯叔母與伯

叔父恩義有深淺而服亦同齊曽祖與宗子母妻服無差降推此則何必皆降乎將以取節於既葬故無等耶○宋庾蔚之謂經但云諸侯大夫為天子而不及后則知於后無服也若有服則當連言且傳云時接見乎天子益知后不在其例矣弘據引大夫之制不成禮者凡后之喪在其數以明后必有服蔚之按記云士之所以異緦不祭鄭氏云然則士不得成禮諸侯之士亦不得服天子及后而亦不成禮明不成禮不必為服止以君



有天王及后之喪以宜隨例致哀故亦同廢祭耳○文明皇后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

通典卷八十一